

311648

可爱的名字

巴·巴若夫著

李俊民译

基本馆藏



烏拉爾傳說集

可愛的名字

巴·巴若夫著 李復民譯

北新書局出版

П. БАЖОВ
МАЛАХИТОВАЯ
ШКАТУЛКА
ОГИЗ. 1948-1952

-
1. 可愛的名字
 2. 圓礦燈
 3. 羣山的禮物
-

原 著 者	巴 · 巴 若 夫
翻 譯 者	李 俚 民
出 版 者	北 新 書 局
	上海復興中路五四一號
發 行 者	童 新 書 店
	上海天津路一九號
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四版
印數：9 001—12000

書 號：(20)
定 價 3,500 元

嚴華印刷所製版 上海海寧路六九七號

可愛的名字

II



那還是「舊人」(註一)住在這一帶的時候。現在能找到表層金塊(註二)的那一層就是從前「舊人」的住處。

那時遍地都是：金子……橄欖石……銅塊……。

你要多少，任你拿好了。哦，但是「舊人」卻沒有這習慣。這些東西對他們有什麼了不起呢？橄欖石也許還可給孩子們玩玩，金子的價值卻誰也

(註一)「舊人」——也許因為波列夫斯克工廠建築在以前邱特族土人掘過礦的地方，因此舊人的傳說特別盛行。在這些傳說中：有的說，因為「外族人」來了，「舊人」把自己埋藏起來，像土撥鼠一般的住在地下。有的人說「舊人」只會挖掘表層的銅礦，根本不知道金子是什麼，他們以漁獵為生。因此，大家認為若能掘到被泥土覆蓋的「舊人」的地層，就定能掘到金子，而有些人的所以掘到「舊人」居住的地層不見金子，是因為他們弄錯了地方。

(註二)表層金塊——金子通常是不會成塊的，總是含在沙土中。即使成塊也在很深的地層中才有，因此這種處在表層的金塊，烏拉爾的工人是認為稀有的。他們就用「舊人」的傳說來解釋這一奇特的自然現象。

不知道。黃澄澄的小金屑和金沙還有誰去理睬它們啊？連幾封特（註一）重，有時甚至有整整半普特（註二）重的天然金塊橫在山路上，也是誰都不屑去拾起它們哩。假使有妨礙人們走路的金塊，那就被一脚踢開去。但那時，你聽着吧，卻有這樣的習慣。「舊人」出發去打獵，就隨身帶着這種天然金塊。你瞧，小小的金塊份量很重。拿在手巾很方便，擲出去又厲害。用這樣的武器投擲，往往能打死很大的猛獸。而且是非常的便利。由於這個原因，現在就常常有人在不應有金子的地方找到天然金塊。這就是「舊人」打獵時到處投擲遺留下來的。

天然銅塊對他們比較有些用處。你聽着吧，銅塊可用來製造斧頭和各種武器。還可以製造銅杓子和各種家用什物。

我們的古苗希基（註三）也是「舊人」遺留下來的。只是，自然，他們並不挖掘礦洞，僅僅在表面上發掘，不像現在那樣的鑽到地層下面去。

他們獵野獸、捉鳥、捕魚過活。那時的野蜂是很多的。蜂蜜就多得吃不

完。穀物呢，他們連名字都沒有聽見過。家畜如：馬、牛、羊等，他們也不知道飼養。這些辦法他們是不知道的。

(註一)

封特——俄斤，相當於四〇九·六公分(克)。四十封特等於一普特。

(註二)

普特——俄國重量單位。一普特等於四十封特，相當於一六·三八公斤或三十六磅。

(註三)

古苗希基——(古苗希基係由古字「古苗朵」轉來，意思是「不高的傾斜的小丘」)即古苗謝夫斯克礦山，又叫做銅山，在波列夫斯克工廠附近。它是在傳說中描寫得最細膩的處所之一。充滿了很古的開礦的遺跡，相傳是孔雀石(碳酸銅)出產最豐富的處所。最初與另一礦山同為當地識礦的農民在一七〇二年發現。但當時它們只是波列伐亞河旁的兩個「古苗朵」——土丘罷了。隔了好幾年才開始發掘。其中之一(叫做波列夫斯克礦山，蓋肇於一七二七年在其旁設立波列夫斯克煉銅廠)產量很少，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；但另一個「古苗朵」(即古苗謝夫斯克礦山)卻在整整的百餘年中給廠主帶來了驚人的利潤。下列數字可以使你認識這一利潤的規模：每普特的銅，成本是三盧布五十戈比，官價卻是八盧布；有好幾年每年產量竟達到四八〇〇普特之多。還很易使人明白：為什麼宮廷中煊赫一時的貴族如斯特洛剛諾夫這樣的人物也想「一把抓去古苗希基」，更容易使人明白的是：杜爾查寧諾夫的銅山，使工人過着如何悲慘的地下生活！

他們既不是俄羅斯人也不是韃靼人（註一），他們的信仰與風俗是怎樣的，也沒有誰知道。他們在樹林中生活。一句話，他們就是「舊人」。

他們沒有小屋，更不必說那些附屬的設備如澡房、地窖等，那是完全沒有的。他們住在山裏。杜姆那亞山中就有岩洞。從岩洞中有山洞直通到河邊。但現在已看不見這條通道，因為被礦渣掩沒了。那些礦渣堆現在至少有十沙尋（註二）多高。但他們住的主要岩洞却在阿索夫山中心。那是極大的岩洞。支洞在整座阿索夫山中盤旋。現在雖然也能發現通道，但那些岩洞由於崩塌已經變得很小。啊，那兒是一個神祕的地方。這個傳說就是說到這個的。

「舊人」們自己過着活，不去冒犯別人，而且他們自己不大到外面去。只是在那時，別的民族已在這一帶出現了。起先是韃靼人騎馬經過；他們從杜姆那亞山到阿索夫山去的坡地上踏出一條大路。那路從南向北，宛如大砲轟出來一般直。現在那路已認不出了。但老人們曾聽見自己的祖父輩說

過，彷彿他們曾經親眼看到過那條路。你聽清吧，那條路很寬闊，簡直是一條大道，不過沒有路溝罷了。

噠，韃靼人的車馬不斷地過着，過着。車馬的這一面裝載着一種貨物，另一面——另一種。却没有金子。看來，他們自己不懂得金子，或者是懂得金子價值的時機還沒有到。「舊人」起先躲了起來。然後他們看到沒有人觸犯他們，也就平靜地住下去。照舊捉鳥、捕魚、用金塊或是銅斧殺死野獸。突然，韃靼人大大地騷動起來。他們成羣結隊地向北方湧去，紛紛帶着槍矛、腰刀，彷彿去作戰一般。但沒有多久他們又折了回來，狼狽地向南潰退。原來那是葉爾瑪克（註三）率領着哥薩克（註四）攻入西伯利亞，把那兒的韃

（註一）韃靼人——屬蒙古族。是當時外來的侵略民族。

（註二）沙尋——（俄丈）相當於二·一三四公尺，一沙尋等於四個阿爾申（俄尺）。

（註三）葉爾瑪克——伊凡雷帝時代的自由哥薩克領袖。詳見葉爾瑪克與天鵝鵝中。

（註四）哥薩克——俄國的一種民族，散居在頓河、烏拉爾一帶，以騎馬使刀的本領著名世界。

鞑人都打敗了。那些從這兒趕去救援自己人的韃靼人，一碰到葉爾瑪克的部隊，驚恐得要死。因為那時俄國人剛有大砲，韃靼人非常懼怕砲轟。

哥薩克，你聽着吧，原來是「自由人」(註)。他們是受了人家的收買來攻西伯利亞的。他們受當地大商人的雇用，而且沙皇也大大地賞賜了他們。對於他們的大頭目——葉爾瑪克，沙皇甚至把自己御用的銀鎧甲也賜給了他。這樣，葉爾瑪克就穿着銀鎧甲不肯讓它離身。他驕傲起來了。但結果就爲了這件沙皇的禮物，落到水裏浮不起來送了性命。

葉爾瑪克一死，立刻發生了大混亂，附和哥薩克的壞傢伙還能少麼！他們在地方上擅自作威作福起來。他們可以任意扼住別人的咽喉，這樣那樣地叫人把財物奉獻出來。強姦姑娘，甚至蹂躪尚未成年的女孩子。一句話，秩序混亂到極點了。

於是這樣的一隊哥薩克竄到了這一帶。那隊哥薩克人數並不多，而且都是徒步來的。他們的頭目是個搶掠成性的壞人。這些傢伙立刻注意到了

金子。於是，爭奪開始了。爲了金子險些兒把自己人也打死。然後，他們醒悟了過來。因爲他們看到黃金多得很，隨身帶也帶不了這許多。怎麼辦？派人向四處探尋村子以便拉馬來馱運。於是，有一小隊哥薩克碰到了「舊人」。自然，他們立刻探問道：

「你們是什麼士族？信什麼教？向什麼皇帝進貢？」

他們開始威嚇「舊人」。「舊人」哇哩哇啦說着自己的話，意思是：你們的我們不要，我們的你們也別動，你們還是走開去吧。但這批哥薩克壞蛋仍舊威脅着他們。終於拿起火鎗開放。「舊人」恐懼得很，紛紛向山裏逃走。哥薩克就在後面追趕，他們以爲：這樣一來就能征服他們了。但「舊人」很勇敢。起先他們只是由於第一次聽到鎗聲的緣故驚呆了。他們以爲那火光與響聲定是從天上打下來的雷火。噢，然後他們恢復了勇氣。「舊

(註) 「自由人」——那是不能忍受壓迫的農奴、工人。他們逃向西伯利亞自由過活，而且常常搶劫路過的貴族、商人和官吏，與官兵對抗。

人」個個高大有力——我們俄羅斯人怎麼比得上他們。身子是我們一倍半高，也許還要更高些。他們逃回自己的岩洞，然後開始用自己的黃石頭向下投擲，彷彿說，你敢來！險些兒把哥薩克都打死了。但無論如何，結果還是逃脫了兩、三個。「舊人」也想不去追他們。他們想：「趕走了——算了。讓他們隨便滾到什麼地方去吧。只要以後別上我們這兒來。」「舊人」看到那些死屍都非常奇怪：為什麼在身上累累地躺下了這許多沉重的黃石頭，他們不懂；這些黃石頭對這些陌生人究竟有什麼用處。於是照自己的想法，認為定是隨身帶着當作戰鬥武器的。他們又察看了死屍旁邊的鎗枝。有一枝裝了火藥還沒有放過。於是有一個「舊人」把那枝鎗，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突然扣動了扳機。大家都驚呆了，玩鎗的「舊人」受了微傷，卻沒有打死別人。於是「舊人」猜到了，先前的雷火不是從天上來的。他們開始試驗：怎樣才能再使它發響。他們剝下死人的衣服，拿下各種物件。每一樣都摸了又摸，看了又看，嗅了又嗅。於是找到了火藥、鉛丸子，但卻不懂得

它們有什麼用處。

逃脫的三個哥薩克終於回到自己人那兒。他們向頭目報告道：

「一批土人攻打我們，險些兒都被他們打死，我們三個好不容易逃了出來。」

但頭目，大約是喝醉了酒，卻答道：

「任他去吧。」

自然，這是戰爭時期——征服西伯利亞的時期。各種亂事還能少麼。打死了不就算了。事情就這樣暫時了結。那三個兵士呢，卻沒有說起金子。他們想：「我們自己可以大大地作樂享受一番了。」但金子究竟是金子。份量雖重，却會自動浮上來（註）。你瞧，它首先得換成錢。這就使三個傢伙呆住了。他們拾來的金塊都是最大的，這樣大的黃貨怎麼能使它在別人眼前顯露？那是立刻會招人盤問的：哪兒來的？……無論如何他們想出了一個

（註）自動浮上來——意思是有了金子終於要給大家知道的。

辦法。把金塊敲碎了，然後拿到商人處去賣。三人互相迴避着。誰都知道，事關金子，不是玩的。第一個先到某個商人處賣掉，第二個接着去賣，然後第三個再去。這樣，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換遍了當地所有的商人。商人們呢，自然——極其滿意！他們付了錢，暗地裏卻親自跟在兵士後面窺探動靜。

錢換到了——可是怎麼化呢？首先是穿上一套大家都能想得到的上好衣服，然後去飲酒作樂。一進酒店，自然，不出來了，而且款待後去的兵士們喝酒。喏，別的哥薩克開始犯疑：這幾個傢伙哪兒來這麼多的錢？於是，大家開始向他們探聽。喝醉酒的人還能藏得住話麼……探聽得詳詳細細，然後大家也集合了一隊人：拾金子去啊！

自然，哥薩克並不都是一模一樣。其中有一個——我不知道他的姓名——是從索里加姆斯克城（註）來投効的。他是爲了爭取更好的生活來參加的。一瞧部隊裏又是搶劫又是縱酒，就不願與這些壞哥薩克一起去鬼混。他一聽到他們又要結隊去搶劫，就勸道：

「你們怎麼不知羞恥。以前搶劫的是貴族、商人，倒也罷了，但現在你們卻想幹什麼好事？難道你們想使這兒的人民流血，替商人們增加好處不成？你們究竟準備怎麼樣？」

自然，這樣的話，不是好聞的鼻煙。既然大家都帶着武器，就立刻爭吵起來了，而且終於舉起了腰刀與別的武器。噯，這個索里加姆斯克的青年又靈活又勇敢，他打退了所有的哥薩克，但自己也身受重傷。他逃進了樹林，使他們找不到他。陰森森的大樹林，這還叫他們到哪兒找去！那些哥薩克壞蛋追着，追着，呼嘯着，終於走散了。那個受傷的青年想道，以後怎麼辦呢？上村子裏去吧……準會給他們打死，或者會因爲他說過的一番話被創子手綁去砍頭。終於他想到了：

「讓我到這些壞蛋想去搶掠的土人那兒去吧，非得預先警告他們不

可！」

（註）沙里加姆斯克城——以產礦出名的城市，在烏拉爾北部。

他知道通向哥薩克準備去搶掠的地方的路線。但路可不近，而且身邊又沒有食糧。他一路上走着，覺得愈來愈衰弱，渾身的傷又疼痛得很。好容易一步一步地挨着走。撐不住了，略微躺一會兒，起來又重新挨着走。終於挨到了阿索夫山，挨到了地方，他就完全昏了過去。

「舊人」發見了一個陌生人躺在地上，渾身染着鮮血，身邊插着腰刀。「舊人」中的婦女先跑了過來。誰都知道，女人們，不論屬於那個民族，心地都比較慈善，而且都願意照顧受傷的人。其中有一個姑娘，她是「舊人」會長的女兒。她是這樣的靈活、勇敢，即使你叫她穿上男人的褲子也不會錯。她的相貌——美極了。眼睛像兩顆黑煤，面頰像初放的玫瑰花，長辮子直拖到腳跟，其餘的一切也都生得端端正正的。不能有更美的了。跳舞是第一等好手；一開口，迷人的歌聲就會悠揚地震盪。哦，……一句話，是個可愛的美人。但是有一個缺點——身材太高大了。恕我說老實話，她是一個女巨人。她已到了出嫁的年齡。剛巧十八歲。那就是說，到了最適宜出嫁